

封锁不住的感恩与颂赞

（明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五月十三日是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六十岁华诞，也是第十二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每年的五月十三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从法轮功中受益和明白真相的各界人士，都会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对李大师的思念和崇敬之情。即使在法轮功仍然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国大陆，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和有正义感的世人们，也都纷纷用诗歌、贺辞、贺卡等方式，遥寄对李洪志大师的恭贺与思念。今年五月十二日、十三日两天，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在明慧网发表的来自大陆的贺辞、贺卡、贺信已经至少有八千二百三十八份之多，而五月十四日，又有更多贺辞、贺卡在明慧网发表。

同往年一样，这些贺辞、贺卡和贺信都是人们自发制作的，他们或者是一个地区、一个资料点、一个单位的大法弟子的代表；或者是一个家庭、一个真相小组的



受委托者；或者就是一个或几个法轮功学员。他们自行设计，自己制作，表达自己的心愿。他们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包括军人、公安、学校师生、政府公务员、干部在内的各界法轮功学员与普通民众，身份不同、职业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不同，表达方式与习惯也不相同，有的制作的是精美的贺卡，有的是洋洋数千言的诗歌，有的只是一句话。但是无尽的发自肺腑的感恩与叩谢之情却是一样的深厚诚挚，让人感动至深。◇

高德师父才能教出这样的徒弟

【明慧网】二零零四年六月的一天，我市电视台播报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感谢信，大概的内容是：彭女士是一位道德品质高尚的人，在路边捡到六万八千元现金归还失主，并不要一分钱财物作答谢。在当今唯利是图的社会风气里，这样的事迹实在是太少见了，特此登报致公开信对她表示万分感谢。

这个捡钱还钱的人就是我，只是电视台有意隐瞒了我的法轮功修炼者的身份，而且删掉了失主写的促使我这样做的真实原因。

二零零四年六月九日，我吃完中午饭出门到娘家办事，在住家不远的大路上看到一个装了东西的红色塑料袋。我就想顺手带走丢到外面垃圾桶里去。解开一看，齐崭崭的百元人民币七捆，估计每捆一万元。我急忙环视四周，哎呀，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哪个人这么粗心大意丢了这么多钱？发觉后该不会急成什么样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款，我的心中没有丝毫贪念，只是急失主之所急。我没有想到耽搁了去娘家办事，也不顾六月中旬的太阳很晒，一直站在原地等待失主。

半个小时以后，来了一个四十

多岁的男人，推着摩托车边走边在地上四处观望，寻找什么。他是我丈夫的同事。我问他：“找什么？”他躲躲闪闪地说：“没找什么。”我说：“是不是找这包钱？”他连忙点头：“是、是、是。”我把钱递给他，问：“是不是这么多钱？”他用手数了七下，说：“是，六万八千元，骑摩托车准备到银行存钱，没想到袋子破了，钱掉出来也不知道。”他激动地连声说：“谢谢！”并抽出一百元答谢我。我笑着说：“我不要你的钱，我是炼法轮功的。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好人，要为别人着想。不失不得，我不会白拿别人的一分一厘。如果我没炼法轮功，我不会这样对待的，我也会把捡到的这钱据为己有。”

晚上，失主夫妇登门拜访，要买这买那送给我女儿，都被我们谢绝了。回去后他们一商量，就写了一封感谢信发到电视台，希望电视台公开颂扬这种高尚行为。为了表示对我的尊重，他们把感谢信拿给我看了。上面写了我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是因为遵循大法师父的教导才做的这么好。

我们一家都修炼法轮大法，这使我们一家三口健康而快乐。可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中共迫害大法后，丈夫

就基本上没发过工资，我右手有点残疾，一直拿一百多元的低保；丈夫还多次被警察非法抓捕、罚款、抄家，被抢走大量钱物，使得家里经济每况愈下。当时女儿还在上大学，家里处于最困难的时候，即使这样，面对外来财物，我一直做到坦然不动。

回头说说失主遇到的另一段故事：失主赶到银行存钱，银行职员问：“你的钱不是掉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失主就告诉众人钱失而复得的事。人们问是什么人这么好？失主不敢明说，支支吾吾说捡钱的人是炼什么功的。银行职员大声说：“我知道了，那一定是炼法轮功的！”失主这才说：“对、对、对，他们俩口子都炼法轮功！”

此事迅速传开，成为街谈巷议的一段佳话，有人说：“这炼法轮功的真傻啊！捡到的钱都不要。”有人说：“这炼法轮功的确实高风亮节啊！”

几天后，有两位记者跑到我娘家专程采访此事，母亲接待了他们，当他们问：“您女儿当时是怎么想的？她为什么这样做？”母亲说：“炼法轮功的都是这样的，有高德的师父才能教出这样的徒弟。”◇

大庆市高新区公检法非法庭审病危妇女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时多, 一辆带有“法院”字样的囚车开到大庆市高新区法院立案大厅门口, 两个法警架着身穿黄色囚服、脚穿拖鞋的杨桂霞女士下车, 一只拖鞋掉了, 她也不知道穿。等候多时的亲友与围观民众被法警拦着, 不让靠近, 远远看见她面容憔悴, 眼睛、两腮凹陷, 双腿悠荡着不能支撑身体、不能走路。

这时杨桂霞的女儿哭喊着“妈妈”, 妹妹流着泪不停的大喊“二姐”, 法庭外哭声一片。围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许多人跟着流泪。但面对这一切, 被绑架迫害的生命垂危、意识不清的杨桂霞没有任何回应, 连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点声音都没有。

草菅人命的开庭

杨桂霞被拖架着进了法院大楼, 亲友与民众却被守门的法警拦在门外。法警说, 只有带身份证的才让进去, 人数不能超过二十人, 因为里面只有二十个座位。很多关注此案的民众被拒之门外, 只有十来个人、亲属与几个带老年证的老年人被放行, 一共不超过十五、六个人。进楼后, 这些人又被挨个验证、登记、翻包、搜身, 还用专门的检测仪器把身体前后上下彻底扫一遍才让进法庭。

当听审的家人、亲属进去的时候, 杨桂霞已经在所谓的“被告席”上了。她身体歪靠在椅子上, 手攥拳头不住地抖动、抽搐, 发出痛苦的呻吟; 身体僵硬呈下滑状, 由于椅子前面的横梁挡着, 才不至于滑到地上。据说, 她是被背上三楼, 抱上被告席椅子上的。她背对旁听席, 亲属只能看到她后背与侧面。对于亲人的呼唤, 她仍然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应, 显然早已经意识不清了。

主持庭审的是开发区法院刑庭庭长李雪萍和法官孙康凯、李堪明三人, 还有开发检察院一男一女两个公诉人。他们对着不停抽搐、呻吟、意识不清的杨桂霞, 和旁听席上十几个含泪、哭泣的老弱妇孺, 装模作样的宣布开庭、宣读起诉书, 履行所谓法庭“程序”达十多

分钟。

当李雪萍一再询问杨桂霞想不想自辩, 有没有听清时, 杨桂霞抽得越来越重, 已经不省人事了。只见她全身僵直歪向左侧, 右手攥拳, 伸胳膊蹬腿, 抽得一蹦一蹦的。

家人与亲属实在受不了了, 大声哭喊: “快给她看病啊! 人都这样了你们还审?!” 六、七个女性亲属哭喊着往杨桂霞的身边冲, 想去照顾她, 一帮法警呼啦围过来, 拦住她们不让接近, 把她们连推带搯地推出法庭, 赶到走廊上。

庭长李雪萍一看情况不妙, 吓得脸色发白, 乘机跑出法庭, 跑到楼上。法官、检察官们都躲了。

被赶到走廊的亲属哭成一团, 哀求法警马上把杨桂霞送医院, 法警说: “这事不归我们管。”还说: “没事儿, 看守所有医生, 能给她治病。”让亲属找看守所交涉。亲属哭着质问: “人都这样了, 你们还说没事, 还要往里送?!”

几个妇女哭得撕心裂肺, 请求法警不要再往看守所送人了。但是法警以还有案子要审理为名, 将她们连哄带劝地逐出法庭走廊。

为了躲避杨桂霞的亲属与法院门外围观的民众, 法院派四个人用椅子抬着杨桂霞, 从边门抬上囚车, 偷偷送往看守所。下午亲属追到看守所, 看守所上上下下一反常态的客气有礼, 但是教导员张植榜却不见踪影。第二天(星期五), 家人去开发区法院交涉, 高新区法院刑庭不见一个人影; 给李雪萍打电话, 一直关机。

八年前被哈尔滨戒毒劳教所迫害致病残

杨桂霞现年五十六岁, 家住黑龙江大庆市东风新村九区, 是个朴实善良、经历坎坷的女性。

二零零二年七月, 她张贴法轮功真相, 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二年。在哈尔滨戒毒所, 冬天被管教强迫洗冷水澡, 健康严重受损; 因为经常看到、听到法轮功学员受刑的惨状与惨叫, 不断被威逼“转化”, 受到极度的惊吓与刺激。

从二零零三年四月份开始, 她不仅旧病复发, 而且身体抽搐、震颤、肢体不灵, 大小便不能自理, 全身长满疥疮。经哈医大二院诊断, 她患有

高功腺瘤, 结核性脑膜炎等疾病。二零零三年九月, 她卧床不起、双目失明、不能吞咽进食, 只剩一口气。

被家人抬出劳教所后, 一个亲属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给她放法轮功的讲法录音听, 悉心照顾她, 没想到她活过来了, 症状越来越好。

讲真相再遭迫害、命悬一息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日, 杨桂霞在自家附近的停车场发了几份法轮功真相资料, 被楼区一个老太太恶意构陷。遭警察绑架, 并被非法抄家, 抢走电脑主机、两台打印机、切刀、二千二百元存折及所有法轮功书籍和资料, 还绑架了她未满十八岁的女儿。

亲属花了上万元救出了杨桂霞的小女儿, 要出了一台打印机和其妹的二千二百元存折, 但是杨桂霞却被非法关进看守所。高新区分局硬说她触犯了法律, 罪名是“破坏法律实施”, 执意上报检察院给她判刑。

四月二十八日, 高新区法院对浑身抽搐、意识不清的杨桂霞非法庭审达十多分钟, 之后又把她抬进大庆市第一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



黑龙江近期迫害消息

◇2011年3月14日下午, 法轮功学员李丽欣、韩喜廷在给尚志市苇河镇父老乡亲发放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光盘时, 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 遭苇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 当天晚上被送进尚志市看守所。第二天李丽欣被勒索五千元钱后放回, 韩喜廷被非法关在尚志市第一看守所。

26日上午, 尚志国保大队杨克新等警察在没有出示任何身份证件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非法闯入李丽欣家中, 用欺骗的手段再次绑架了李丽欣, 同时抢走了李丽欣的私人物品。李丽欣被劫持到哈尔滨市看守所至今未归, 被勒索的五千元钱已归还四千元, 还有一千元未归还。韩喜廷因检查有病, 于4月30日被放回。